

刘浩鹏 著



北方文艺出版社

下

黑砂掌

刘浩鹏 著

下

北方文艺出版社
一九八九年·哈尔滨

内 容 提 要

宋神宗在位时期，王安石主张变法，朝野褒贬不一。一日，王安石力主变法的“十二条陈”被盗，继而落入阎王寨。女寨主以此为诱饵，欲引仇人上钩。为追回“十二条陈”，武林高手与江湖败类展开了一场场血雨腥风的殊死搏斗。其中，有感人肺腑的爱，有刻骨铭心的恨，有正义与邪恶的拼搏，也有真善美与假恶丑的较量……

本书故事精彩，语言流畅，值得文学爱好者一读。

黑 砂 掌
Hei Sha Zhang

刘浩鹏 著

北方文艺出版社

(哈尔滨市道里森林街42号)

石家庄北方印刷厂印刷 内蒙古新华书店发行

开本 787 × 1092 毫米 1/32 印张 33.125 插页 字数 710,000

1989年1月第1版 1989年 第1次印刷

印数 1 - 30,000

ISBN 7 - 5317 - 0236 - 3 / I · 237 定价：12.00元

第三十一回

施计贴告示获口供 泄愤会陶仁报私仇

且说老道金修成非但不招，反而更加猖狂。他继续对王安石道：

“不知道的人问也白问，知道的人问也不说。你们就是费尽心血，绞尽脑汁，用尽刑法，也是徒然。贫道知道不知道？知道。能不能跟你们说？不能。”

“老道，依你这么说，别的知情人也不会讲了？”

“当然啦！”

陶仁打了个手势道：

“你不说，这个主呢？”

那意思指的是金正。老道笑了：

“他更不会讲！”

“不见得吧？你们两人当中总有一个要说的！你不说，金正会讲，你相信不？如果你不相信，回头让金正当着你的面说出来，你听听金正是怎么说的。”

“无量佛！陶仁，你小子足智多谋，贫道我知道。可是对我采用这种骗小孩的办法，真是痴心妄想。金正，他不会讲，他也不能讲！”

“好，让人暂时把老道押下去！大人您传话吧！”

王安石便叫人把老道押下去，把金正和老道隔离开，不让他们二人再见面。王安石向陶仁说：

“你看，这两个人不招供。陶义士，你有什么办法能让他们招出供来？”

陶仁想了想说：“确实不容易。他们肯定有个严密的约束，老道所说有些名堂。这个秘密不知道的人问也白问，知道人你问他们也不能讲。如果想要得知豹子沟的指使人是谁，江湖道上和豹子沟暗中联手的匪徒还有谁，大人啊，这档事……”

说到这，陶仁显得很为难。

王安石看出陶仁有难言之处，便说：

“陶义士，你怎么想的就怎么说吧。”

“大人，这可有点跨空涉险哪！”

“陶义士，你说出来，大家商量。”

陶仁点了点头说：

“现在金正、金修成、花毛犬三人而言，花犬不知道，豹子沟背后指使人是谁，这倒是真的。那金正、金修成，你就是把他们俩的肋条翻出来，他们也不肯招。我看要想把这伙贼人一网打尽，必须走一步险棋，闹不好便会血染开封府。”

“陶仁，你不妨讲一讲。”

“大人，根据胜霸王的身份和豹子沟摆出来的气派，那背后指使人的爵位肯定不低。依我推断，此人不会只找豹子沟一个垛子窑来谋篡国大事，肯定还有一些江湖匪类被他收罗起来。那狠心二郎、金丝猴已经逃走，豹子沟爪牙也逃走不少。我们可以设陷并捉贼人。我们张贴布告，就说某年某月某日杀掉金正、金修成，以此引诱贼人，据我陶仁推算，

他们必然来人救金正。我们真抓前来救金正的贼人。这些人中或许有肯招供的。即使他们不招，我们至少可以摸清这些人来自何方，再顺藤摸瓜，便可能找出总根子。我所说的险棋便在于，恐怕为此事要损伤一些官兵，或死伤一些无辜的百姓。可是除此之外，我现在还想不出另外的十全十美之计。大人，您看这样做是否妥当？”

王安石想了一想，和马腾、丹珠、阎老寿商量。以阎老寿说，等不到金正进法场，恐怕就有人来劫牢破狱救金正。我们在这个时期都要多加小心。陶仁点头道：

“所以押金正便不能选刑部天牢，只能暂时把金正押在御史衙门，必须放在我们的眼皮之下，严加看守。请大人启奏当今天子。这档事必须皇上点头，事后如有意外，大人不必负更大的责任。”

王安石想了想，也只好如此了。第二天，王安石把陶仁之计写成奏折，启奏当今天子。神宗皇帝马上就传下旨意，同意按此计行事。王安石转达了天子的意思，陶仁和王安石说“此事一定要严守秘密，千万不能传扬出去，否则前功尽弃。”

王安石便依计行事，行公文到刑部衙门，定于一月后处斩国家三要犯，并以刑部衙门的名义张贴了大布告。布告贴出之后，马腾等人分成两班，分班轮换看守金正等人，同时保护大人。于是前半夜、后半夜都有人巡更放哨，小心提防有人前来劫狱救金正。陶仁也用空闲功夫把怎样在法场设埋伏的计划安排妥当，并向王安石作了交代。

事过七天，在这八天清晨，御史衙门的看门人进来找陶仁道：

“陶义士，外面来了个人要见你。”

“干什么的？”

“看样子是个买卖人。”

“他有什么事？”

“他说有要事见您。您见也得见，不见也得见。正在外面等着您呢。”

“好，我去瞧瞧。”

陶仁往外走，马腾要跟他同去。陶仁一摆手，拦住了马腾。

“既然是一个人来见我，不知有什么事，你就不必去了。”

陶仁出了御史衙门一看，在影壁之前站着一个人。看门人用手一指，说道：

“陶义士，就是这位要见你。”

陶仁闪二目观看，此人背脸而站，青衣小帽，确是买卖人打扮。陶仁加小心走到跟前，冲此人一抱腕：

“朋友，你要见我陶仁吗？”

“不错。”

这人一回头，陶仁一看，“啊”了一声。这人前来，真使陶仁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。聪明的陶仁站在那里，呆呆地发愣。他做梦也想不到，此人在光天化日之下明目张胆地找上门来见他。此人是谁？竟然是金丝猴。

陶仁一见金丝猴，能不奇怪吗？他迟疑地说：

“你……”

“不错。难道我就不能来见见你陶仁？”

“金丝猴，我佩服你胆大包天。”

“哈哈，这是小事！”

金丝猴向前一上步，陶仁用手一拦。

“金丝猴，莫非你是前来投案？”

“哼！没有那一天！”

“那你见我有何事？”

“当然有事，没事我能来见你吗？陶仁，这有一封书信，你看看吧。”

陶仁知道金丝猴诡计多端，便叫金丝猴把信放到地下，再退后四步。陶仁眼睛盯着金丝猴，蹲下把信捡起，把信抖一抖，向后退身，离开金丝猴有一丈开外，把书信拿到离自己一胳膊远处，再小心拆开观看。这是为什么呢？陶仁经得多，见得广，那绿林江湖中什么手段都有，尤其是象金丝猴这样的仇家，送来一封信，怕金丝猴乘机暗算。所以他要离金丝猴远点，书信举得老远，也是怕信上有药。不然拆开书信之后，风一吹，药一散，当时就会昏倒在地上，那样就要送命。这都是经验。

陶仁把信展开一看，又愣在那儿了。他这才明白了，金丝猴为什么胆大包天，竟敢进开封府找他下书。原来是这么一档事，这可是陶仁想象不到的。

原来，金丝猴逃脱了陶仁的追踪，来到没人之处站住身形，感到周身发软，便靠在一棵大树底下休息。他一只眼眨巴眨巴，心怦怦乱跳，长出一口气，认为这回可完了，心想：逃出来的，就我金丝猴吧？狠心二郎不知逃掉没有，金正和老道肯定完了。豹子沟大势已去，看起来苍天不成全我金丝猴。这可是冤家路窄，我们早不进皇宫，晚不进皇宫，单等昨夜去进皇宫，谁知恰遇陶仁等人也在皇宫之中。他长叹一声，叫着自己的名字，问自己今后投奔何方。他正坐在那里

想，忽听前边有脚步声。他抬头一看，喜出望外。原来是狼心二郎飞刀来了。他们二人虽然在皇宫中东西各自逃生，但是，狼心二郎为了甩开追他的马腾，他绕了一个圈，也奔这个方向下来了。他在这里巧会金丝猴。他们见了面，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半天也没一个人说出话来。停了半天，狼心二郎飞刀问金丝猴今后怎么办，金丝猴晃晃头道：

“我正在这里想着，事到如今，指望豹子沟东山再起是不可能了，大哥正陷入法网。根据现在的情况，将军不下马，各自奔前程。二哥，你说你我弟兄应当投奔何方？”

尤全来长叹一声道：

“真是苍天按着我们的脖子，不让我们抬头啊！先找个地方休息休息，然后从长计议，好好商量商量。如要投奔别处，必须找一个比豹子沟强盛十倍的地方。”书中交代，在大宋年间，逢山有寇，遇岭藏匪。大垛子窑，小垛子窑，那是不计其数，到处都是。这两个人可以找个象样的地方。因此，他们离开了开封府，走出去大约六十多里路，前方闪出一面大旗。那是一个客店。两个人在这店中修整了几日，金丝猴眼伤痊愈，二人的精神也复原了。

他们呆着太闷，便出街走动一下。他们在街上看到一家大饭馆，二人就进去了。此地是个大集镇，名叫元宝镇。他们一进饭馆，伙计往楼上相让。二人上楼找了个背静之处，要了些酒菜，边吃边喝边商量。依尤全来之意，要再返东京汴梁，打探一下金正的下落。如果已收牢入狱，便可劫牢反狱，把他救出，也不枉弟兄们结义一场。金丝猴晃头不同意，他说：

“陶仁诡计多端，马腾、丹珠、阎老寿武艺高强，人家

人多，劫狱办不到。”

其实，金丝猴认为金正是大势已去，即便把他救出来，也是个累赘，没有多大用处了。现在金丝猴一心一意想要投奔一个更有名气的垛子窖，好让自己施展才能，名扬天下。这是他心中的本意，但他又不能和尤全来明说。

二人边吃边谈，忽听有人叫声“阿弥陀佛。”二人一抬头，在离他们不远的地方站着三个大和尚，都穿着灰色僧袍。三人太阳穴见鼓，眼睛有神，烁烁放光。伙计把这三个和尚让到了金丝猴二人所坐的桌上。因为正是吃午饭的时间，楼上的客人有八九成座。三个和尚坐定之后，伙计前来擦抹桌案，摆上筷子吃碟。和尚要了几个菜。他们也不住地打量着金丝猴和狠心二郎尤全来，看得两个人直发毛。这三和尚是哪的，他们又不认识。

和尚的菜上来了，朝金丝猴一乐道：

“施主，有缘千里来相会，无缘对面不相识。我们同桌饮酒可谓有缘，来来来，贫僧敬你一杯酒。”

要论说话答腔，那金丝猴可是行家，唠来唠去，便很热乎了。金丝猴小心地发问：

“请问三位师父，贵宝刹是哪一家呀？诸位佛号怎么称呼？根据三位的言行举止，显然是武林中的高手。”

当首的和尚说：

“天目山弥勒寺大修和尚便是。这是我的两个师弟。”

“哦，您是天目山弥勒寺的圣僧？哎呀，久仰大名，如雷贯耳！不知圣僧此次前来河南开封有何贵干？”

“找一个人。”

“找谁？”

“这个东西是丧尽天良，恩将仇报。他吃着我们，喝着我们，我们还教给他武功，最后他不辞而别不说，还一把火烧了弥勒寺。我们踏破铁鞋找遍天下，没找到他。二位施主，看样子你们也是武林江湖道中人，我们也想打听打听，你们是否见过这个人？”

“谁呀？”

书中交代，弥勒寺的三僧在江湖道中颇有名望，如果和尚的武艺一般，老人家也不会把陶仁介绍到弥勒寺。前文已经交代过，这三和尚有才缺德，不务正事，奸淫少妇良女。如果这三个和尚走正路，他们早就成名露脸，名扬天下了。因为他们好色，又是和尚，凡知道他们为人的，没有人愿意交他们。可谁都知道这三个和尚武功高强，尤其是他们的金刚砂打人百发百中。金丝猴对这三个和尚的武功早有耳闻，今日结交，很感荣幸，便问他们要找谁。和尚说：“陶仁！”

大修和尚一说“陶仁”二字，险些把金丝猴乐得跳起来。当时他就添油加醋，把这陶仁说得简直就和魔鬼一个样。金丝猴说陶仁手黑心毒，六亲不认，在江湖上口出浪言大话，到处大骂弥勒寺的三位圣僧。

和尚听到这儿，是肝胆皆炸，问金丝猴陶仁在哪儿。金丝猴说：

“陶仁溜须官府拍马屁，保了御史王安石。”

和尚连饭都不想吃了，马上就要去找。金丝猴笑道：

“圣僧，您这样去不是打草惊蛇吗？陶仁现在手下的爪牙很多，二者他现在算官府的人了。您三位是出家人，如果到东京御史衙门一找陶仁，那陶仁借题发挥，无中生有，可能要说你们三位圣僧杀官造反。这样不就把事情搞糟了吗？”

陶仁这小子什么道道都有，什么事都干得出来。这么办吧，圣僧，我二人有缘在此会见三位圣僧，可说是一生之幸。如果三位圣僧不嫌弃我金丝猴和我二哥狠心二郎尤全来，我们愿替圣僧跑腿学舌，我们去把陶仁拘来，免得圣僧背上杀官造反的罪名。不知诸位意下如何？”

“哦，侯施主，恐怕陶仁知道我们来了，便要逃之夭夭。”

“不会。别说您三位来，他现在没把任何人放在眼里。您放心，陶仁绝对不会跑。”

“那好，侯施主，既然如此，就劳您的大驾，把陶仁找来。”“我可找不来他。您写封信，信上也不必过多地写不相干的事。您就写上您来了，要见他，和他约个地方，让他跟我来见您就行了。我敢保陶仁一定会来见您。”

“在那儿见呢？”

“就在仙人桥吧。”

仙人桥是上登丰县、奔豹子沟的必经之路。金丝猴为什么选这个地方呢？他要在此杀掉陶仁，祭豹子沟，出这口冤气。他为什么要甘心情愿地为这三个和尚跑腿呢？因为他想以三个和尚作为他今后的靠山。书中交代，天目山弥勒寺的这三个和尚武艺高强，超出一般侠客，近于剑客。金丝猴想把这三个和尚拉拢住，然后自己扯旗独立一家。和尚能听他的吗？事在人为。金丝猴算计着，只要把和尚的这件事办好了。再凭借自己的伶牙俐齿说服和尚，和尚就会听他的摆布。因为金丝猴对这三个和尚的人品也有耳闻，知道他们不是什么正人君子，而是利欲熏心之辈，而且贪花爱色。所以，他只要勾搭上和尚，也不愁给和尚甜头。只要和尚肯给他撑腰，那可就好比豹子沟的名气大多了。三个胜霸王绑在一起，也不

如一个和尚的名气大。

和尚把书信写好，交给金丝猴。这顿饭钱也是金丝猴掏腰包了，而且多给了小费。那伙计相当高兴。金丝猴接过书信，便离开元宝镇，直奔开封府，来找陶仁。前文书交代过，火烧弥勒寺，那三个和尚怎能与陶仁善罢甘休？查清了此火是陶仁所放，他们便到处寻找陶仁，要报仇雪恨，今天终于通过金丝猴找到了陶仁。

陶仁看罢书信，双眉紧皱，心想：此事可怎么办？和尚既然已知我在此地，他们和金丝猴合为一伙，可是来者不善，善者不来呀。我陶仁不去见和尚，那和尚们在金丝猴的鼓动下，定会在东京城中寻花问柳，杀人作案，对王大人多有不利。去见和尚，又无把握。他不敢高估自己，心中明白，肯定不是这三个和尚的对手。所以，陶仁若是跟着金丝猴去见和尚，那就凶多吉少，性命难保。这事又不能和马腾等人说。这几个人都是义气深重之士，他们定要陪陶仁一同去。可是他们四个人合在一起，也不是三个和尚的对手。多去一个人，就要多搭一条性命。既然弥勒寺是陶仁我烧的，我陶仁自己去了结此事，就不要连累旁人了。

陶仁拿定主意之后，嘿嘿冷笑，对金丝猴说：

“回去告诉和尚，仙人桥一约，我陶仁准到。”

“姓陶的，你是聪明人，如果你要不去，你想过没有……”

“不必多说，金丝猴，你要小心自己的脑袋！现在既是三个和尚打发你来下书，看在我于弥勒寺学艺三年的情份，不管怎样，我今天不动你。金丝猴，在仙人桥前我要先取你的人头！滚！”

金丝猴也是嘿嘿冷笑。

“死到临头，小子你还是这么恶？好了，侯爷在仙人桥前等你！告诉你，明天正当午时，你要不到仙人桥，那你就不是个英雄好汉。我还要告诉你，那样，王安石也必死于你手。”

打发走金丝猴，陶仁从外边回来，心中暗想：真是福无双至，祸不单行。这一阵子的事情垒起来了，要把我陶仁压爬下了。前次黑砂掌已经露面，说不准这些人要干什么，但他们也在这开封府。他们掌打了关太化，可我还识这些人是什么人。现在又有天目山弥勒寺的三个凶僧找上门来。陶仁紧锁双眉，从外面一进来，马腾、丹珠、阎老寿一瞧他的模样就愣了。这一阵陶仁少言寡语。马腾再三追问，陶仁也不肯露一点口风。今天陶仁又如此表现，马腾知道此事又不小。马腾问，丹珠打听，陶仁笑道：

“过去我闯江湖的时候，得罪了人，干我们绿林江湖道这行的人，这是避免不了的。打人一拳，人家要还你一脚，现在找上门来了。”

“谁呀？”“现在我有办法对付他们，我也可不客气地说，我还没有把他们放到心中。我只不过是心中有些不耐烦，这样的人也敢前来找我陶仁！哈哈！”

“什么时候来？”

“不必多问了。”“陶兄，你没拿我们当朋友！”

“哎，马贤弟，你这是什么话！我陶仁怎么不拿你们当朋友？”

“既然当朋友，为什么有事总要瞒着我马腾？”

“不是瞒你，只是现在哥哥还没到用你的时候。我不是和你说过了吗，等到我用你的时候，你不认可也不行。你相

信我陶仁，不要替我担心，我决不能白给他们。兄弟，你相信我的话吗？”

“既然是哥哥心中有把握，那么小弟我就不多说了。怎么回事，能说说吗？”

“怎么回事？他们死不要脸，臭不要脸吧。他们本身是采花贼，我本应要了他们的命。只因我们在一起相处过，便手下留了情，把他们的窑毁了，现在他们找上门来。就是这么回事。好了，兄弟，咱们不说这个了，说点别的吧。咱们现在还得准备保护王大人。我们用金正作钓鱼的香饵，等到处斩金正那一天，准会有一场凶杀恶战。到那时，哥哥，可用你用了。”

马腾心中明白，陶仁这是把话岔开了。既然他不愿说这档事，马腾就不好多问了，只好一笑了之。

鲜姜还是老的辣。旁边的阎老寿可看出陶仁心情很沉重，这档事决不寻常，于是说道：

“陶仁，你不要太自信，三个臭皮匠，赛个诸葛亮。有事还是和大家商量商量，比较稳妥。”

陶仁一笑道：

“谢谢您了。如有需要，咱们都是自己人，还客气什么呢？明天正午时，我陶仁前去赴约。如果没有什么意外，在天黑之前我便可返回；如果到时我没有回来，马腾你赶紧和王大人说，马上改变杀金正引鱼上钩之计。我不是小瞧你们，咱们都是自家弟兄，就不要客气了。这件事光靠你们可办不了，弄不好搬砖不成，反砸了自己的脚，画虎不成反类犬。这里是京师重地，如果把贼人引进来，打发不了，后果便不堪设想，我们吃罪不起。”

马腾听到这儿，心中对陶仁好不满意，暗道：你既然知道这里还有引鱼上钩、调虎离山之计，你就应当告诉我们，究竟谁来找你，是些什么样的人。我们大家合成一股绳，何必自己单身涉险呢？马腾看了看陶仁，陶仁笑道：

“你不必担心，如果我没有把握，肯定会请众位帮忙。我心中有底。但你们也要有所准备，事情要往最坏处想，一旦我要有个意外，事发突然，我怕你们措手不及，所以我和你们提一声。我这条命也不是咸盐换的，我能贸然去吗，对吧？”

反正话都出自陶仁之口，他的本意是不愿意拖累别人，凭自己去会三僧。陶仁以为这三个和尚在江湖道上素有名望，或许能对他们晓之以理，说明烧弥勒寺的理由。这些和尚如果能听良言相劝，这事便算了；如果和尚定要报火烧弥勒寺之仇，我就和他们恶斗一场，反正也不能便宜了和尚。这就是陶仁的真实想法。

第二天清晨，陶仁把自己接乘赴约的事和王大人说了一遍，又把昨日嘱托马腾的事也和王大人讲了。

“一定要派专人看守金正，防止贼人劫狱。那金丝猴、狠心二郎尚逍遥法外，怕他们勾结别处的匪类前来捣乱。”

王大人点了点头，表示答应。

“时辰不早了，我且上路。”

陶仁告别众人，便往外走。马腾等送到门口，被陶仁硬是推了回来。

陶仁还怕马腾他们暗中相随，直望着众人进了御史衙门，他才沿大道离开开封府，奔仙人桥而去。不一时，来到了仙人桥。此处是通往嵩山的咽喉要道，因山上山水冲刷，便冲

出一道深沟，上架一座木制小桥。据说有仙人从此走过，因此取名仙人桥。仙人桥旁有十余家住户，于路边搭着芦棚，摆一些条凳长桌，卖点心茶水，方便过往行人。还有一个小酒摊，整置些凉菜水酒，招待客人。

陶仁抬眼一望，于右边茶棚中坐着三个和尚，金丝猴和狠心二郎也在一旁。他离着和尚还有一丈多远，便朗声高叫：

“三位师父！”

这话有些含糊，也可说这是对和尚的尊称，也可说是与三个和尚学艺三年，所以按授业恩师而叫。

“师父，陶仁这厢有礼了。”

“阿弥陀佛！”

大修和尚念了一句佛号，向陶仁点点头，说道：

“来来来，陶仁你过来！”

陶仁便走了过去。和尚又说：

“你坐下。”

陶仁拉过一条小凳，离和尚还有三尺来远，便坐在那里了。他斜身而坐，随时准备与和尚当场交手。

“陶仁，我和尚今天求侯施主把你邀到仙人桥来，你心里明白。你是恩将仇报，火烧了贫僧的弥勒寺。你可知我等为建弥勒寺花费了多少心血，却被你一把火烧个片瓦无存。陶仁，黑老施主把你介绍到天目山，我可没有慢怠你。你千不该万不该，不该恩将仇报。我等今天找到了你，你如果说清为什么要火烧弥勒寺，就算你白烧；不然，便要了你的命！”

陶仁笑道：

“圣僧，只要有您这一句话，我陶仁的心就亮了。也就